

春华秋实 再忆“85·9”

□ 远方

一年四季，惟春秋令我神往。春天充满生机，给万物带来希望。秋季五谷垂成，更有天道酬勤、玉汝于成的喜悦。

我钟情于春秋，是因为春秋之于我有着独特的意义。

我来到这个世界是春天的眷顾。春暖花开时我实现了“小升初”的跨越，春耕播种时我奔向广阔天地，春雷响起时我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，春风拂面时我加入了改革开放后我国首个引进项目的建设大军。

我爱秋季，源于恰逢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建成投产。

时钟拨回37年前。

1982年，注定在我的人生中留下特殊的记忆。那一年初春，我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了宝山钢铁总厂能源部。

彼时的宝钢，刚经历了停建、缓建，开始续建。现场条件非常艰苦，没

有手机，没有互联网，甚至没有交通工具。从办公室到建设工地，最近也有两公里的路程，交通基本靠走。我和老同志们一样毫无怨言，用脚步丈量着与世界钢铁工业的差距，每天奔波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在东海之滨的滩涂上留下了辛勤的汗水与深深的足迹。有时候，两个馒头就能瞬间满血、充满活力。

俗话说：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宝钢创业史上诸多难以忘怀的第一次，都诞生在能源系统，而这些“第一次”，有幸都让我赶上了。

1982年4月25日，宝钢受电变电所受电成功投入运行，这是宝钢首个建成投产的枢纽变电站，在宝钢工程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，标志着宝钢从基本建设阶段转入生产准备阶段。

紧随其后，中央变电所投运，4月28日能源中心（电力台）投入运行。宝钢能源中心集水、电、风、气（汽）17种能源介质管控于一体，是当时全世界钢铁行业中规模最大、能源介质种类最多、

自动化程度最高的能源管控中心。宝钢三期工程投产后，能源中心的规模相当于一座大型城市的能源消耗总量。由于能源中心的特殊地位，投产之初的几年均由武警把守，所有人员须持特殊通行证方能进入。在宝钢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前，能源中心密集接待了党和国家领导人、外国政要和社会团体前来参观、考察。

1985年1月，宝钢第一座现代化多水种中央水处理厂竣工投产，可满足宝钢一、二期工程的生产及生活用水需求。同年4月，四座大型干式煤气柜建成交付使用。5月，焦炉煤气通气作业一次成功，正式向全厂提供动力煤气燃料。能源部就进入全面生产阶段，也标志着宝钢一期工程投产进入倒计时。

1985年9月，宝钢长江引水工程开始蓄水，库容量为1200万立方米、日取水能力达363万立方米的宝钢水库建成。能源人亦不负众望，经过不断探索实践，形成了独创的“避咸蓄淡”“避污取清”“避峰取谷”长江取水操作法，

使宝钢的原水资源始终处于安全、优质、高效、低耗的状态中，不仅满足了自身用水需求，每当枯水咸潮季节，宝钢水库还能为一坝之隔的陈行水库提供优质原水，有效缓解市政用水的紧缺。宝钢水库利用生物养殖技术形成水质净化生态链，破解了大型水库藻类繁殖、水体富营养化的难题，使宝钢水库成为东海之滨的一颗耀眼明珠。

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

1985年9月15日，秋高气爽，随着宝钢一号高炉的点火，一座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——宝山钢铁总厂横空出世、正式投产，史称“85·9”。从此，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步入快车道。这一天，在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
如今，37年过去，当年初出茅庐的青春小伙，早已两鬓斑白、老气横秋。但每当回忆起“85·9”，内心之感慨依然溢于言表……

我爱春秋，其实更爱春天的耕耘、秋季的收获。

钢城发展新画卷

□ 李丹池

前段时间，我有幸走进宝钢股份宝钢有限，感受钢城发展与变化的新画卷。

一号门的变化，真是让人感慨万分。秋高气爽，昔日道路两旁杂乱无章的建筑等，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映入眼帘的是宽阔洁净的大马路，分外通透养眼。高大翠绿的香樟行道树，随风飘来淡淡清香，沁人心脾。我们还在影视厅观看钢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电视片，重温和学习有关钢铁工业与科技发展的新知识。

我们走在二热轧厂几百米长的参观线上，目睹一块块火红的钢锭变成薄薄钢卷的壮观场景。在数百米长的生产线上，没有汗流浃背的生产工人，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、自动化。来到炼钢厂宽敞明亮、舒适宜人的操控大厅，5G智慧钢厂的气息宛如一股春风扑面而来。十年来，炼钢厂大力开展工艺创新、设备更新、技术革新……如今，职工坐在电脑前轻点鼠标，布满墙面的数十面液晶显示屏，显示

现场的生产情况和各种数据，让人一览无余、了若指掌，让我们真切感受到“昔日挥大锹，今天点鼠标”的巨大变化。

在大厅，83岁武钢老劳模刘涵清与女职工亲切交流，回忆激情燃烧的岁月往事，是党和国家助学金，把她培养成为武钢计划部唯一的大学生。她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全身心投入武钢工程建设和技术改造，足迹踏遍厂区的角角落落。

一号高炉是一座功臣炉、英雄炉、光荣炉，如今华丽转身为中国钢铁发展史上的“地标性”建筑。在一号高炉史料陈列馆展厅，我们参观了难得一见的实物，如第一炉铁水生产纪念章、柳条帽……我们老同志看见这些实物，仿佛回到年轻时为建设武钢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的难忘岁月。

几十年来，武钢为中国钢铁工业建设打下了艰苦创业、起步发展的坚实基础，加入宝武大家庭后更是迈向了高质量发展发展的新篇章。

远去的江轮

□ 毛庆明

我的出生地是安庆，工作地在马鞍山。从前车马慢的日子里，往来两地靠的是长江上行驶的客轮。安庆老乡直观地将跑短途的称为小轮，长途客轮称作大轮。从安庆到马鞍山，大轮顺江而下，只需7小时；从马鞍山到安庆逆流而上，需要12小时。

早年安庆不通火车，大轮是主要交通工具。也正因此，安庆往外的船票特别紧张，春节期间更是一票难求。候船的人将八号码头挤得水泄不通，总有人随身携带几只活鸡，浑浊的空气里永远弥漫着说不清的混合味道。

刚参加工作的那阵子，一有假期就回家跑。那时候年轻，即使买不到等级舱位也无所谓。坐在大轮用来拴缆绳的铁墩上，趴在船舷看随船飞行的江鸥。录像带多年不换，总是那几部香港武打片。乘客并不在意影片内容，只想借此获得一个可供休息的座位。江风掀开布帘的一角，里面的乘客抱着行李昏昏欲睡。

成家以后回安庆的次数少了，变成了一年一次，且固定在春节。带着女儿，就不能无舱位了，于是每次购买安庆回马鞍山的船票就成了大问题。有一年试过所有想得到的办法，依然一票难求。眼看着假期到了，我只好决定买张无舱位船票，孩子跟当老师的姐姐晚些时候再回。那是第一次和女儿分离，我跟女儿耐心解释了原因，女儿很懂事地点头。然而到了登船那一刻，女儿还是忍不住在大姨怀里放声大哭。

即使买到了等级舱也并非万事大吉。找到自己的床铺，安顿好行李，才是美好旅程的开始。将一次性餐布在床铺上铺开，摆上临行前一天采购的美食，吃饱了就去船尾看江景。长江性情敦厚，鲜有发怒的时候。只有一次，船行途中遭遇特大暴雨，浪花冲过船舷拍打着紧闭的舱门，船体急剧摇摆，不得已船在江心抛了锚，船长稳了舵，被动地等待风平浪静。终于雨过天晴，乘客们松了口气，纷纷走出船舱。客轮一声长鸣，如得胜的将军班师回朝，昂然驶进八号码头。

后来，江面上建起了一座座斜拉式公路桥，沿江高速贯通，乘坐大巴或者自驾往返，单程只需3小时；再后来，宁宣城际高铁建成通车，更是将两地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一个半小时。江轮虽然慢，但依然能到达你理想的地方——那里或许有外婆翘首张望，也有父亲的二八大杠，载着疲惫的你回家。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，是一段无法追忆的似水年华。

粉黛秋天

□ 林寒



跑出老年“精气神”

□ 刘金龙

青春年华朝气蓬勃，人到中年身强力壮，精气神满满。步入老年，身体开始退化，精气神随之下降，怎样维系并提升？我选择了受外部条件制约少的跑步，并在循序渐进中坚持着。二十多年来跑出了老年“精气神”，在健体、添乐的同时增进友谊。

刚退休时体重超标，血脂和胆固醇偏高，还有轻度脂肪肝。医生给我开了运动处方，慢跑或快走。中学时我是学校晨跑队成员，懂一点跑步要领，开始时跑2公里已上气不接下气。坚持数月后渐有进步，随即加大运动量，从一天跑4到5公里逐步增加到10公里。长跑既练体力更练意志，当跑完1万米感到轻松后，先参加10公里赛跑，而后参加半程马拉松。跑完半马后不久年过70，自感体力开始下降，遂逐步减少运动量，变竞技场为养生跑。75岁后一天只慢跑半小时，随后做健身操。健康跑给我的回报是，今年体检除血压属正常高值外，其余指标都正常。

跑步虽劳其心肺、苦其筋骨，但苦中有甜、累中有乐。在体育场，跟在运动员后面奋力追赶，比试一下自己有多少能耐，让我觉得很开心。越野跑时，沿途绿树成荫、空气清新、阳光浴人，有氧运动真爽。参加10公里健康跑，赛道两旁的拉拉队为参赛者鼓劲，使参赛人员精神一振。跑完半马后虽累却快乐着，到达终点时内心充满胜利的喜悦。健康跑是我退休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，四季奔跑，乐此不疲。

在我的朋友圈，既有当年在部队并肩的战友，也有读书时的学友，还有在企业共事多年的工友，如今多了一个“跑友”。原来素不相识，成为“跑友”后相互关心，我们每半年聚餐一次，大家谈笑风生，彰显赤诚之心。

当健康跑像阳光、水和空气一样与日常生活自然地融合在一起，老年生活变得更加充实，生命也就在奔跑中延续。只要双腿还能行走，就跑步不止，让健康陪伴我安度晚年。

“八哥”的故事

□ 王开平

一个周末，闲来无事，我来到附近的花鸟市场转悠，买了一只“八哥”，回家后高兴地挂在阳台上。谁知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准备给“八哥”加水添食时，发现“八哥”不见了，小笼的栓被打开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心里疑惑不已。

又一天，我下班回家，见鸟笼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——一只“八哥”。我心想：肯定是它迷路了。我也懒得管它，拿了一杯白开水到阳台看书。正当我看得津津有味时，“八哥”从鸟笼飞出来，停到我的书桌上，盯着我。见我没反应，它又向前挪了一步；再看，我还是没反应，又向前挪了一步。就这样，它竟然慢慢地挪到我的杯子跟前，停了下来。见我仍没反应，“八哥”尝试把嘴伸进杯子里，并再次盯着我，见我依然没反应，索性把头伸进杯子里喝起水来。我见状，笑起来，自言自语：以后这个杯子就是你的了，你放心大胆地喝吧。有了这次经历后，我跟“八哥”建立了感情。当我再

到阳台看书时，它飞到我的头上、肩上、手上、腿上……跟我戏闹。我见它的羽毛有污迹，就用凉水给它洗澡。它伸着脖子，抖动翅膀，任我冲洗，一副自在惬意的神情。

深夜睡在床上，我想：一只“八哥”很孤单，给它找个伴吧。第二天，我就到花鸟市场买了一只“八哥”放到笼里，谁知它们“不合”，新买的“八哥”被啄得遍体鳞伤。我出于人道，放生了那只买来的“八哥”。第三天，我又到花鸟市场买了一只“块头”稍大些的“八哥”，看它会不会被欺负，结果仍然如此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再一次放生，同时狠狠地怒吼那只飞来的“八哥”。第四天早晨，我习惯性地走到阳台，一看，鸟笼是空的——“八哥”飞走了。我没尊重“八哥”的意愿，硬是“拉郎配”，结果是一方受伤，另一方不辞而别。

“八哥”的故事给了我启迪：日常工作、生活中，我们要学会尊重他人，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。只有这样，大家才能和睦相处，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安宁。

活在当下

□ 宋德花

一天傍晚，我和爱人在河边散步，走着走着天黑了，我们也累了，就坐在河边的椅子上休息。我爱人，如果这是一幅电影画面，你想到的是什么呢？爱人答不出来。我说，电影里的镜头应该是一对老夫妇坐在公园里或大海边或街角处，此时太阳西下，他们正看着日落，感叹着黄昏。

爱人笑了，那为什么不是年轻人呢？我想了想道，年轻人都要上班，下班忙着做饭带娃，哪有时间看日落啊？爱人说，对，年轻人应该看夜晚的星空。我抬头仰望天空，明镜般的月亮悬挂在天空。幽蓝的天空点缀着无数的星星，它们像眼睛更像洒落在银河的珍珠，河水在月光的映照下荡漾着、闪烁着。此刻的星空、河水和伴着青草气息的空气，诉说的不再是故事，而是曾经

的过往、人生的相逢、未来的期待。

前段时间，我和表姐喝茶聊天，聊起了生老病死这个伤感的话题。表姐退休一段时间了，姐夫前些年还生了场大病，在表姐的精心照顾下得以康复。但这以后表姐已经感觉自己要和爱人即将走入暮年的日子。从繁星到日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夜晚，而从夕阳西下到星空璀璨往往在不经意间来临。人的一生也是如此，当我们还是青春年少时，觉得未来很是遥远。当我们走到暮年，回头望去，仿佛历历在目，弹指一挥间。

“归来仍是少年”是诗中的语言，歌中的词句。人生哪有归途？活在当下、不辜负当下，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才是我们最该做的事。

走进墨脱

□ 吴洪生

墨脱一词在藏语中意为“花朵”，是雅鲁藏布江进入印度阿萨姆平原前，流经中国境内的最后一个县。墨脱是西藏高原海拔最低、雨量最充沛、生态保存最完好的地方。

我们一行九人，乘坐一辆底盘扎实、马力强劲的面包车。司机彭师傅是云南彝族人，驾驶经验极为丰富，但他熟悉云南的路况却没有去过西藏，第一次到达墨脱后喜形于色，连忙打电话告诉各路朋友。来自上海金山的一家三口非常热心，一路上总是为大家端茶送水，递上新鲜的水果，讲述逸闻趣事，给我们的墨脱之行增添快乐。九人中唯一单人出行的旅友排球运动员出身，身体素质极好，在景区总是独来独往，却从未见她迷路掉队。年龄最大的还是来自上海吴淞的老蒋，年愈古稀，既不晕车也没有高原反应，路跑得最远，照片拍得最多，给我增添了以后再老也要旅游的信心。

墨脱常年云雾缭绕。雪山上、峡谷内、密林中、江流旁，洁白的云雾如梦如幻地弥漫在天地之间。在墨脱，你抬头看到的是棱角分明的皑皑

雪山，低头看到的是汹涌的雅鲁藏布江水奔腾而过。南迦巴瓦峰是喜马拉雅山脉东南端的最高峰，巨大的三角形峰体终年积雪，总是躲在或浓或淡的云雾之中，从不轻易露出真容。墨脱县境内有两处著名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：一处是林多拐弯，位于距墨脱县城20公里的扎墨公路。峡谷险峻，江水湍急，在群山的环境下，雅鲁藏布江犹如巨龙在此突然转向。一处是果果塘大拐弯，位于距墨脱县城12公里的德兴乡。峡谷间云雾缭绕，犹如仙境，森林郁郁葱葱，掩映在云雾之间，美不胜收。奔涌而来的雅鲁藏布江水围绕山峰，又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，罕见的景观让人叹为观止。

墨脱就像一个微缩的地球，从寒带到热带的所有气候和植被类型，这里几乎都有。墨脱地势由北向南急剧下降，数千米的海拔高差，几小时内便可领略到从高山寒带到热带雨林那千姿百态、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。在墨脱崩崩乡格林村，有一棵高达76.8米的不丹松，是目前中国已知最高的一棵树。

程
不
秋
中
残
香
初
心
绩
速

華
夏
春
風
黨
會
迎
鮮
花
盛
放
表
代
聲
復
興
偉
業

書法
謝欣倚

喜
近
三
十
大
勝
利
招
開

謝欣倚